

東方白《真與美》的出版

◎ 劉紋綜

東方白（本名林文德，1938～）在完成大河小說《浪淘沙》（1989年）之後，自1992年2月15日又開始落筆另一長篇巨構《真與美》，至2001年完成連載、出版。

《真與美》原來發表連載於《文學台灣》雜誌，自1992年1月5日起（《文學台灣》第2期，春季號）至2001年7月15日（《文學台灣》第39期，秋季號）止，共計刊載38期，同年，由前衛出版社出版「東方白文學自傳」系列（新版）一套六冊。分別為（一）幼年篇 童年篇 少年篇（二）青年篇【上】（三）青年篇【下】（四）成年篇（五）壯年篇【上】（六）壯年篇【下】中年篇。東方白的文學自傳系列雖然在2001年3、4月重新以套書的形式再出版，但是〈真與美〉在刊載時，便曾以「新台灣文庫」之名，分別出版過前四冊（1995、1996、1997、1999）。

《真與美》的誕生，起因於《文學界》發行人鄭炯明的邀稿，本來希望以「文學隨筆」的形式呈現，但東方白自述因其個性認真之故，故改「文學隨筆」為「文學自傳」，題目是「真與美」，雖然說是「自傳」，其實是「文學回憶錄」，因此也另起一個副標題「詩的回憶」（初序）。東方白認為



圖83 東方白《真與美》（劉紋綜攝）

所謂「詩的回憶」和一般的回憶錄並不相同，「不誇耀自己的成就及掩飾個人的缺點」的表述與記錄，正是其「真實」且「美麗」之所在。因此他自稱右足為「真」，左足曰「美」，而《真與美》正是他長年「行過之生命」。

《幼年、童年、少年》篇中，作者以自己的成長為載體，挾帶著豐富的情感、充滿趣味性的語調，娓娓道出家族和自己的故事。由於東方白歷經日治時代末期至國民政府來台這一段歷史，因此，藉由其筆下的描述，當時的歷史影像彷彿躍然紙上。此外作家個人求學過程中的趣事、文學欣賞與創作的啟蒙過程也一一在本書呈現。

《青年篇【上】》則記錄了一個作

家「既苦澀又甜蜜」的年輕歲月。先是因為身體的耗弱自建中休學，然後在延平中學完成學業，繼而參加聯考，卻好比通過禪宗所講的「無門關」，而考上台灣大學農工水利組。在歷盡艱難的身心考驗中，生活仍充滿了許多甜美的回憶：處女作發表的喜悅、家人的關愛、數段戀情的滋養、知識藝術追求的狂熱、生命經驗第三類接觸的啓迪。苦澀與歡愉交錯中，文學的靈魂愈發茁壯。

在《青年篇【下】》中，東方白的生命有了更多的轉折。沐浴在台大文學院的「春風」裡，文、哲、語言的視野更加開闊；在成功嶺的訓練後，身體由弱轉強；和文友之交遊往來間，作家文學生命被鼓舞；軍旅的生涯，則累積人生思考的智慧；一直到和妻子CC間的情事、考取加拿大的留學獎金，種種人生轉捩點的銜接，讓他迎向人生的另一個階段。

《成年篇》宣告東方白的人生獨立地在異地展開。加拿大蒼茫的求學環境給他更多的試煉：氣候的惡劣、鄉愁的突襲、異國的歧視...，繼而讓他進一步思考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，甚至產生富有個人特質的哲思、諷刺性的文字。此間，留學同儕、國外教授、友人的相處、互動，都讓一顆敏感的

心，在北國起伏飄盪或者停靠慰藉，生命的閃動讓文字更加粲然。

《壯年篇》及《成年篇》儼然是東方白生命中「真與美」的開花結果。從細述創作和現實生活的關連、與台灣民主運動家的交遊、生涯的變異與文壇的互動，生命的波折與驚奇，似乎沒有停止的時刻。在波瀾壯闊的人生中，東方白以文字作為蟄伏、沈潛、再出發的起點和終點。文學的悸動始終在他生命的脈動中，不曾稍或停歇。就如同他在《真與美》的扉頁上所寫：「人生本來是漫長而雜蕪的，可是當我們坐下來回憶的時候，他卻又變得濃縮而晶瑩，像一首詩...」。

從批評家的眼中看來，不論是文學誕生的故事或是文學的紀錄和歷史；抑或是詩、小說、自傳、回憶錄或者都不是（彭瑞金語）；甚至是捕捉「新台灣精神」、再現「自我認同」（林鎮山語），文字的「真實」與「美麗」，都帶領讀者奔赴了一場文學盛宴，見證了不朽文學志業的堅持。